



大

香

流萤

魏光焰获奖作品集



大

香

流萤

魏光焰获奖作品集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雪流萤/魏光焰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1

ISBN 7-5354-2652-5

I.大…

II.魏…

III.获奖小说-作品集-中国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824 号

责任编辑:王汉广 责任校对:梁 风 刘惠玲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印刷:华工科技大学印刷厂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1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

定价:20.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作者小传

**魏光焰**，生长于江城武汉。有过在高中导演戏剧的经历，插队落户的经历，在乡村教学的经历，以及被贫下中农及其子女厚爱的经历。返城后在银行工作，1977年考入华中师大中文系。

崇尚朴素。敬畏艺术。少年即热爱弹琴、书法、画画、摄影、作曲、京剧、女红、服装设计等，因更爱读书写作，一样不精。结果是本钱太少，分店太多，写作也不精。

性情：爱闲适更爱勤勉；爱整洁更爱随意；爱激扬更爱安静；爱高谈更爱沉默；爱思想更爱人性；爱男人更爱独处。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

# 目录

情劫之旅 .....	(1)
胡嫂 .....	(47)
街衢巷陌 .....	(11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	(183)
陶兰秀 .....	(240)
谁是过错方 .....	(264)
锦绣年华 .....	(323)
你已不在老地方 .....	(377)
大雪流萤 .....	(438)
一种特殊的女性写作	
——评论选录(代跋) .....	(472)
附:获奖作品简介 .....	(477)



## 情劫之旅

### 一

她曾经是一个弃妇。

那是九十年代中期，出国热潮依然此消彼涨，青年知识分子还在纷纷投奔异国他壤；遗留在大陆的家属，有些在后来被接出去陪读或打工，另一些则被旷日持久地冷落忘却，充当了故舍寒窑的祭品。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她们如同被千万只脚板踩落到历史断峪中的微小颗粒一般被世人忽略。

她叫韩影，年纪尚轻。在割裂成丝丝片片的岁月里，被弃似乎只是一个故事的开端，不能说就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 二

韩影是多才多艺的中文系硕士生，专攻明清文学理论，本



来在一所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后来学院组建音乐系，将她挖掘过来，因为她受过专门的钢琴训练，又有古典文论的基础，再修音乐就是响鼓不用重槌了。她自己，也眷念音乐，乐于跳槽，干起来觉得没什么困难，挺胜任的。

在通常的观念里，在大专院校教书的女人是属于女强人之列的，她们有精神寄托和支柱，远比一般女人坚强，遇事泰然处之，也受不到什么欺负的。韩影呢，则不大一样，外形单薄得很，如一道月影清风，说话时低声细语，显得气力不足，连笑一笑都生怕惊扰了谁似的，出声即止。长期茕茕子立、形单影只地生活，朋友们都替她捏一把汗，怕她挺不住，突然一下垮掉。

她的男人叫姜文川，原本是公费留学生，规定三年后必须回国的。他走的时候，他们的小女儿姜天袂还不会说话，只会憨乎乎地抱着洋娃娃给它把尿，可直到天袂都背起书包迈进了学堂，做父亲的不仅是该回未回，就连家信，也是一封比一封敷衍，后来干脆一个字都不寄了。

被抛弃的阴影愈益成为现实时，韩影正带着一个教师进修班。班上有一个叫宗馨的大姐，是在国外陪读又只身回国的，她却是个独身主义的鼓吹者。宗馨主动关照韩影，帮她打水打饭收衣服接孩子什么的，还经常拉她到学生宿舍去寻欢作乐找开心。有宗馨那么闹腾着，平添了许多笑语快乐，韩影还没觉得有多么惆怅，似乎就那么独身一直独到 80 岁也没多大问题。可一年以后，宗馨就结业走掉了。宗馨一走，紧跟着就是法院判离。宗馨要走是必然的。名存实亡的婚姻也是终究要有个结果的。可这两样事情接踵而至，韩影就有些招架不住，仿佛要承受双倍的丧失和落魄。过去多年，她只是强撑着自已，内心里想要强，宗馨恰好如一支强心剂镇定着她。可实际上，长期





的创伤像抽丝一样一寸寸抽干着她的精血，身体早就是外强中干了，一下子要承受双份失落，自然便像江渚流沙大片地坍塌。何况，她教的是音乐。一个断肠人，要她如何去面对，如何去谛听、去抵挡那种对悲痛忧伤的无情催逼和强大撞击？自然是备课备课，动不动琴谱就被眼泪泡了汤。

韩影本是个不错的讲师，在学生心目中至少是才华横溢的。然而自从宗馨离校，她的教学状态便每况愈下，不是眼泡红肿，就是头重脚轻，讲堂上欲说还休的倦怠情绪时有发生。满堂的学生，原先是眼睛溜圆，耳朵贼直，渐渐就变成圆的是呵欠，直的是眼珠子了。这些反馈到讲台上，韩影真是伤心啊。她知道自己真是太糟糕了，实在是无法超越一个平常女人的脆弱，情绪愈败坏，愈是恶性循环，最后终于生出逃遁之心，她想，只有走为上策了。于是，韩影就投书在市委组织部工作的白慧嫫——她的同窗旧友。在白慧嫫的介绍和牵引下，韩影坐进了宏昌投资有限公司轩亮气派的办公室，缮印文件，发发传真，打打电脑，翻译一点极其简单的生意订单之类，每天干的是一份仅用一个高中生就足以打发的事情，可月薪是学校教书匠的两倍。

屈才是显然的，但她仍想待下去，重要的不是钱，而是远离音乐远离人群，少讲话，不上讲堂，静心，省心。

然后，生活里就走进了宏昌公司的总裁司徒桥。

和所有类似年龄的女人一样，韩影所能遇到的出色男人，只能是有妇之夫，尽管谁也不曾见过神秘的司徒太太。韩影在处理司徒桥的关系时颇有些放宽自己，顺从天意，花开堪折直须折，其他就不闻不问。隐设在司徒桥考究的房间和南洋紫檀木的雕花大床上，她重在寻求安慰，品尝人伦，恢复自信，舔好内心的伤痛，也不排斥单纯的性享受动机。他们交换着相互





的征服，过了一年多缠绵欢悦的日子。此后，司徒桥的次数明显就来得少了，但也没有冷淡她的痕迹，每隔十天半月，总要给她一个绵长的电话，向她报告他近期的行踪，忙一些什么生意、应酬了那些朋友，问候她的起居膳食，然后说几声我爱你、你是我的惟一之类，就挂断电话。这一套，韩影也由接受进而习惯了。司徒桥的不来，是对她意兴阑珊，还是另有新爱，抑或是故意拉开距离，设置一些人造思念，不叫她过早厌倦，等等，一切有关的可能性，韩影从不去猜测。她是那么需要安静，需要缝补自己，她甚至为自己过分的平淡，平淡到无可无不可，感到隐隐的愧疚和抱歉不安。也许，她内心里太清醒，司徒桥只是她人生涡旋中的一个漂流瓶，从来就不是岛屿，更不是岸。包括宏昌公司，都不是她的归宿。她的档案仍然留在学院，只办了三年停薪留职。她只是暂时躲避责任而绝非终生逃逸。所以，每当司徒桥在床上或是在电话里向她起誓，说我要娶你做太太，我要给你买一架德国斯坦威牌钢琴，做我们的定情礼之类，她就莞尔一笑，从不当真，更不追问反诘，只当他在说梦。

这种含混迁就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江晓晗出现在他们中间。

### 三

晓晗如一道显影剂，涂抹在韩影昏昏噩噩的日子里，使她蓦然审视起自己的形象位置来。到底是司徒桥众多的情侣之一，还是他包下的二奶？韩影为自己如此轻率就迷失在司徒桥的情阵之中而羞愧。

那还是刚到宏昌不久，韩影忽然收到白慧嫫的结婚请柬。



慧嫻终于要做新娘了，请她去吃喜酒。

说起白慧嫻的婚事来，那还真要算全系同窗都惦记的一件大事。

韩影她们是79届生，属于“文革”后的“新三届”，女生数量少，和男生相比年龄小，全系两百多号人，女孩仅仅18名。这种“生态比例”严重失衡，使当年的女生在婚恋上占绝对优势，几乎每个女生身边都有三到五个追随者。然而，惟独白慧嫻是个例外。白慧嫻楞当了四年的铁老单、老大难。这还不算，毕业五年后女生来了一次聚会，大多数女生都已经从结婚到离婚了，她依旧还是女光棍一个，仍然不解伊甸园风光滋味如何。

大多数女生离婚，绝对也是让人傻眼的结局。一点数，包括分居的，一去杳若黄鹤的，自然结合又自然解体的……总之，单身带着孩子的，18名中间就占了15名。一谈各自经历，命运纷呈，各有各的不幸，最后却是殊途同归，似乎惟有单身是她们心灵网页上的统一符号，是共同的劫，是她们无可逆转的定数，前世未修今生难逃。那次聚会就有些阴霾笼罩愁云惨淡的样子。倒是白慧嫻先自呵呵地笑起来，乐道：“看来，‘红衣脱尽芳心苦’的，并不光是我这个‘当年不肯嫁东风’的人啊，你们，你们这些桃红李艳的主儿，轮回了一圈，看清楚！现在可要到我后面去排队，再可轮到我先出嫁啦！”

其实，白慧嫻当年无论哪一个方面，从来就没有“不肯嫁”过这码事，政治上，她的社交能力和指挥策划能力早在大学就崭露头角了。白慧嫻乐于在占有权力和显山露水的公众活动中寻求刺激和快乐，一般男生只配在她的指挥棒下干活，遇到不服从的，她有的是办法出人家的洋相，软硬兼施，讥言巧语，让人下不来台，最后乖乖就范。总之她是那种指挥欲极



强，对任何领导职位都来者不拒的女能人。而在爱情上，她也同样大胆敢为，她的“老大难”并非年纪老大，而是苦于爹妈没给她生一张漂亮的脸、美好的身段或者哪怕稍微秀气一点的气质，没有，甚至可以说很丑，短脚短手肥鼻子鼓眼睛，让人的视觉神经很不舒服。而她全然不在乎这对于男生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环，她要爱，并且敢于通过多种途径传递春心：主动进攻，请求别的女生或男生帮忙，通过老师或行政领导说服干预——种种办法都使过，当然不会奏效。因为白小姐位置高眼界也高，她看上的男生都是最抢眼的，品貌才华都是一流，非人尖子莫属。她根本不知道男生寝室里熄灯后是如何编排她，平时被她轻慢的男生又多，攻击起来无所不用其极，是非常刻毒的，种种背景都不利于她成功，而她偏要百折不挠坚持抛她的绣球，一个不成再挑一个，这就几乎给她自己勾画了一副喜剧形象，让那些坏男生背地里哈哈大笑不止。更有好事者把她的失败过程和某些细节夸大其辞，锦上添花，到处派发翻版流传，可怜白领导在台上振振有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幕后则完全是一个任人糟蹋的小丑。

这对于白慧嫫显然是不公平的。慧嫫一不是没有真情柔肠，二不是没有才华聪颖，倘若她是个男人，又能出类拔萃君临天下，谁又会对她的长相横加挑剔乃至剥夺她爱的权利呢？可事实对女人就是如此残忍：一万个潘金莲活该栽在武大郎手里，而女人要长成武大郎，那就只好下课了。

幸而白慧嫫意志坚强。白慧嫫说：失败又怎么啦？女人就不能失败吗？失败也并非就是耻辱嘛，女人也可以失败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体验，一种生命扩张，对不对？我们在方方面面都大可不必将自己看得低于男性，比如说：承受力。还有：胸怀、气量。我们不是同样也可以发乎情而止于礼仪吗？



即令是女生中心理素质最好的这位强者，又落得一个怎样的下场呢？辗转八年过去，她的年纪可是照长不误地老了。韩影已听说，她的丈夫是个没有腿的，高位截瘫。心高气盛的白慧媵竟嫁了个身陷轮椅、终身站不起来的男人。

那男人是官家子弟。他自己是个成功的商人，婚礼的豪华程度就可想而知，非寻常人家可比了。在一座叫着“国安”的高级宾馆前，光是各种牌子的轿车都停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有什麼国家级会议在这里拉开了帷幕。省里这座“国安”宾馆外观并不豪华，甚至朴素异常。只有进到里头，那规模之宏大、装修之雅丽才觉非同一般。宽阔铮亮的走廊像迷宫一样纵横交错，四通八达。韩影进门就被人拦住签到，然后被一些背壁而立的旗袍小姐指引到会议大厅。大厅内正在召开一个大型的鸡尾酒会，虽无酒席，却胜于酒席。整幢大厅烛光辉映，每张桌子上都并排摆放着一只镏金咖啡壶和盛椰奶的磨砂刻花大玻璃瓶，且有配酒小姐手执色酒逡巡服务。韩影一下子就被淹没在陌生的人流中，连新娘新郎人在哪方都看不见。厅前倒是有个主席台，上面衣冠楚楚地坐了几排男人和女人，不用想那些人都是社会名流了。一个表演艺术家充当着婚礼主持人，正在逐一地介绍主席台上那些人冗长的头衔身份，商界、政界、文艺界、金融界、影视圈应有尽有。然后就是这些人依循名气大小职位高低，次第讲话。新婚志喜的同时，每个人都高度赞扬白慧媵肯于爱上一个残疾人的崇高美丽的心灵，掌声不断为这些讲话起起伏伏。韩影从未见过如此严肃正经的婚礼，甚觉无味、压抑，本末倒置，喧宾夺主。她终于看见新人了，他们双双谦逊地回避在主席台下的左侧，几乎被宾客所覆盖。虽然早有精神准备，可她一眼看到轮椅里那个带着墨镜、四体不全、整个身体都稀软一团的新郎时，她还是



禁不住从头到脚打了个寒战。难怪他们不肯登台亮相的了！韩影很难过，远望手扶轮椅表情平静的白慧嫫，看着她那身珍珠白中透着水绿波纹缀着水钻的美丽婚纱，韩影不禁想起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那个嫁一短命残废丈夫的小俏寡妇，于是更觉得那些发言等于是在踩人痛脚，还有这种等级森严的典礼。韩影显然没料到，在老同学的婚礼上自己竟像个不速之客般不被任何人理睬和欢迎。她也毫无兴趣在这样的社会场合叨陪末座。一股再也忍受不下去的感觉迫使她掉头就走。然而就走这时，她迎头撞上了……司徒桥。

这个完全陌生的中年人满面春风拦住了她的去路，俨然主人一般，殷勤地把韩影拦截回去，将她引到一空静处坐下，斟上咖啡，示意桌上丰盛的西洋点心说：“请随便用。”韩影被他的盛意弄得惭愧起来，只好留下。刚刚闲聊了一会儿，主席台上有请司徒桥。主持人亢奋地宣布：现在我们有请本次婚礼的全权操作者，宏昌投资有限公司年轻的老总司徒桥先生讲话！韩影惊讶四顾，不想司徒桥也在场！正要一睹总裁风采，身边的陌生男人却翩然立起，抱歉地向她摊开手说：“请稍候！”就大步流星地走上台去。

韩影蒙了。直到这时，她依然不知道这是白慧嫫事先就布置好的一个圈套。

应该说司徒桥是个善于辞令、潇洒出众的男人。他一跃上主席台就显出了盖人的风度。他的金属质的嗓音在静静的大厅里从容回荡。当着衮衮诸公们一口一个“残疾人”的发言话音刚落，惟有他，开口就宣称：“我的朋友周康先生，他不是一个人残疾人！”真是一语惊四座，像有股飓风席卷而过一般，整个大厅肃然生情了。司徒桥情深意长的语话清洗荡涤着每个人的脑海。他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在我和他相处十余年的漫长



时光里，我从来就没有感觉过他是一个残疾人。他以健全人都达不到的顽强毅力和超强智商自修了七门外语，攻克了政治经济管理硕士和哲学博士双学位，而在特区崛起的非凡岁月里，他又勇敢冲浪，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就创建了振华、长镜、海鲨、昆仑四大跨国公司，先后与十九个周边国家发展了贸易……”

他的嗓音甚至因动情而微有颤抖和停顿。韩影清楚地看见，一颗泪珠飞快地从白慧嫿那张浓妆的脸颊上滚落下来。同时，大厅里许多女人都将手绢捂住了眼睛。

那时，司徒桥无疑是以极富人情味的完美姿态进入韩影的视野的。何况，周康坐在轮椅里的残废形象，无形中也把司徒桥的健康挺拔烘托到了极致。就这么着，当舞会开始后，忙昏了头的白慧嫿终于想起韩影来的时候，司徒桥已经是长达两个小时专陪韩影下舞池了。对于司徒桥这样的人物来说，如此率性的行为是极其打眼的。白慧嫿找到他们，亲热地拥抱了韩影，然后装着浑然不觉的样子对司徒桥吹嘘说：“这是我的老朋友，校花，典型温柔娴静、玲珑玉骨超水平达标的东方美人。”不等韩影开口反驳，她转身又一指司徒桥对韩影说：“今天的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这场面、情调如何？”司徒桥抢着对白慧嫿说了几句英语。韩影听出是：“很幸运认识她，你的朋友使这儿花朵逊色，烛火无光，茶点失去香气。”白慧嫿大笑起来，说道：“既如此，调她到你办公室，岂不是节约好多能源？”司徒桥说：“那不行。到时候我被熏迷糊了，到底我是总裁还是她是总裁？”

老实巴交的韩影，第一次遭到一个上层男子老于此道的调情，既不卑不亢，又奉承到位，立即有种沉底之舟被拯救的希望冉冉升起。尽管她的外形依然婉约难近，但内心的摇摇欲



坠，已然被司徒桥收摄眼底。

#### 四

其实白慧嫫结婚给好些人都发了帖子。收到邀请的男生也来了不少，不过，他们多半都在瞻仰了一眼新郎的尊容以后便纷纷失望地退席了。那其中就有江晓晗。他们的中途退场当然没有像韩影这般遭到多情的拦截，因而都一路顺风地走了出去。

两年后，韩影在慧嫫婚礼上联想到七巧的预感应验了。周康终于因严重瘫痪而致命。而和七巧不同的是，白慧嫫等于是嫁给了唾手得来的大宗遗产以及走出花园别墅的绝对自由。作为周康公司的法定继承人，她必须弃政从商去发展公司贸易，且凭着她生来的干练机智和称霸天下的勃勃雄心，不出半年就在商界站稳脚跟，成为沿海至内地资金聚有者中举足重轻的人物。没有人用孀妇的眼光看待她——作为周康妻子的历史角色已经结束，而作为多家公司的老总白慧嫫，她独当一面领尽风骚的峥嵘岁月才刚刚开始。

像她这种付出一定代价而终于进入全盛时期的中年女人，最容易痛定思痛，回过头来讨还她的青春情债。白慧嫫忘不了江晓晗。那个才思敏捷、博闻强记的小男孩，那个遍读了俞平伯、朱自清、梁实秋、林语堂、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郭沫若、汪静玉、台静农、朱湘、郁达夫、苏曼殊……而动不动就将鲁迅的作品倒背如流的小男孩，那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佼佼者，当年是怎样让她白慧嫫颠倒迷狂啊。在一个雁字空回月色清明的夜晚，白慧嫫清检旧物，翻开厚厚的婚礼签到簿，猛然发现了江晓晗的名字。她再次被晓晗挥洒自如的签名





撩起万千情丝，彻夜难眠。嗣后便拜托人多方寻访，渐渐要通了许多同学的电话号码，发起了毕业十年以后的首次聚会。

她倡议的聚会形式是野外秋游。

今天的白慧嫫自然是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事业使女人年轻。财富使女人靓丽。世界一流的整容术使先天不足者改头换面，青春再驻。男人们拥戴、崇拜、捧场、追星的热浪更是女人最强劲的美容滋补品。那一次秋游，白慧嫫自然成了众望所归、呼声最高的人物。但她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人不凭钱，不凭势，被大家关注的热点几乎超过了她。那就是年龄最小的江晓哈。

江晓哈在班上一向以治学通灵、为人仗义、性情执著见称。他留校任教至今，两度赴英美讲学，早在八十年代就被破格提拔当了副教授，34岁就当了博导。不过，如果这次秋游，江晓哈呈现给大家的姿态依然是青年学者，依然是经典满腹的博导，依然是与世隔绝、皓首穷经的派头，大家兴许会对他一如既往，熟视无睹。但是晓哈统统抛弃了这些，以一个叛逆者的形象爆了冷门。晓哈到达集合地点时慌里慌张，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腰上还别着个教授绝对不齿的呼机，喘息未定就连连解释：“同学们，同学们，我下海了，对不起，生意太忙了，生意太忙了！”大家就快活起来，大笑着鼓掌欢迎他的迟到。其时，江晓哈仅仅只是在一个朋友的房地产公司打工而已，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生意”可言。可人们那么期待着一个教授的玩世不恭，或者揭竿而起弃暗投明。为什么不？我们常抱怨说：“现在的世道啊……”现在的世道是什么？就是摸索，就是闯荡，就是“猫论”、“不争论”，就是以成败论英雄以发财论英雄，就是为中华崛起而大力发财；就是劳无所获，就是按资分配，就是当你埋头干活后，弹铗归来两袖清风而无人为你



道一句不公平……在一片牢骚转化而来的鼓噪和喝彩声中，晓晗并不得意忘形。他坦诚地说：“我从不曾以我个人的行为去拷问时代，事实上学界也很庸俗。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啊。我不过是个慵懒者罢了。”说罢他沉默下来，隐隐流露出可悲失路之人的忧伤怅惘。而当大家都受到同样情调浸染时，他又猛然苏醒，好像对自己既已放弃的东西毫无留恋似的，妙语连珠，一开一个玩笑，还处处抢着买单做东，开始透支他远未到手的财富。一会儿他举杯感慨：“糟糠功名，非士而民，不亦快哉！”一会儿又牛烘烘地夸下海口：“别以为就一个白慧嫄是商界泰斗！风水轮流转，再过三年，且看我打工仔江晓晗超过白董事长！”众学友听罢，不断掀起掌声的狂潮。

白慧嫄迷离的眼光一直粘住江晓晗，斯人惟装做不知。

午饭后，大家分头拾柴以便烤野味，江晓晗又故意躲开白慧嫄，特邀韩影同行。两人拾到一条小路上，拣了两块平整的石头坐下休息。他们各靠着一棵泡桐树，脚下有条酒瓶粗的根茎拱出地面，一带溪流坎坎坷坷地从上面淌过去。这儿是真正的荒郊野外，空气极其沁甜，四外阒无人迹，到处一片鸟语花香，莺歌燕舞。江晓晗坐下就说：“真美。安静。能住这儿多好啊。”

韩影含笑无语。韩影在想心思。

江晓晗过去是极内向的。谁也不知道在校时他曾经追求过韩影。而韩影，仅仅是由于知道白慧嫄爱着江晓晗，爱到心碎肠断的地步，便再三回避，遂使江晓晗终于败给了姜文川。江晓晗一度十分落魄，但他习惯靠沉默调整自己。当时许多男生热衷于张扬自己爱谁、被谁爱，尤其是沾上白慧嫄的芳心，更可翻作无穷笑料加以调侃，而江晓晗不。人之浅薄无聊就在于